

原创
经典作品



向敌人敬礼

善读精品美文，拾取久违的感动；体悟百味人生，感受成长的快乐。
阅读其间，时而在惊险悬疑的案件中悚然而惊，时而为体察入微的真情潸然泪下，
时而又涌动着想针砭时弊的激情……
掩卷而思，人性的美丑，世事的善恶，人生际遇的变幻无常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◎选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IS41.8
JUL 4 27

P



向敌人敬礼

善读精品美文，拾取久违的感动；体悟百味人生，感受成长的快乐。阅读其间，时而在惊险悬疑的案件中悚然而惊，时而为体察入微的真情潸然泪下，时而又涌动着想针砭时弊的激情……掩卷而思，人性的美丑，世事的善恶，人生际遇的变幻无常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○选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敌人敬礼 /《微型小说选刊》杂志社选编. —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 6

(原创经典作品)

ISBN 978-7-5500-0683-6

I . ①向… II . ①微… III . ①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7818 号

向敌人敬礼

出版人：姚雪雪

责任编辑：刘云

出版发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（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）

邮 编：33000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115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00-0683-6

定 价：25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262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：0791-86895108

网址：<http://www.jxbhz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
录

最后一刀	余显斌 / 1
上帝有个神奇的模子	朱成玉 / 6
尊严的重量	徐树建 / 9
状元街	刘国芳 / 13
装孙子	徐均生 / 17
财迷少年	积雪草 / 21
猫 王	孙方友 / 26
兽兽镜	申 平 / 31
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	马 德 / 35
谁给你的爱不留缝隙	厉剑童 / 38
拯 救	非 鱼 / 42
乌 鸦	陈修泽 / 46
向敌人敬礼	余显斌 / 50
满世界的雄鹰	古保祥 / 53
一支钢笔	谢丰荣 / 57



向故人致礼

声音复仇	邵宝健 / 61
瞎子失手	杨金凤 / 65
刨 树	王奎山 / 70
流浪的狗	秦德龙 / 73
证据保全	赵 谦 / 77
最珍贵的诚实	吴作望 / 80
老婆你属于谁	陈力娇 / 84
请求支援	周海亮 / 88
背楼的父亲	侯拥华 / 92
红红的“心”月亮	菊韵香 / 95
狗证难办	张文刚 / 99
敲醒生命	凤 凰 / 102
送你一个鸟笼子	李 蓬 / 106
良心的代价	程 刚 / 109
搓 澡	乔 迁 / 115
特别关照	孙玉亮 / 119
我的情敌	金 波 / 124
爱情海	黄非红 / 128
快乐的马车夫	江 岸 / 132
父亲的鞋子	佛 刘 / 136
去当州长	阴玉军 / 140
神 鸟	杨汉光 / 144

我不在时你要好好活.....	积雪草 / 149
二 嫂	杨 友 / 152
赌 城	陈 伟 / 156
没有回忆的人	童树梅 / 160
石椅风波	舒仕明 / 164
仙人掌也会哭泣	朱成玉 / 168
回 家	草 木 / 172
机 会	赵 程 / 176
画 鸭	高 军 / 180
百家饭	临川柴子 / 183
早熟的孩子	杨小颜 / 187
一个货郎的遗言	周 礼 / 190
笑 豆	邵宝健 / 193
马掌师傅	田洪波 / 197



最后一刀

※ 余显斌

将军身经百战，本身就是一柄钢刀，无坚不摧。

围攻这座城，三天三夜，炮火不息，硝烟把白天染成了黑夜，弹火把黑夜亮成了白天。战士们打得每一根枪管都发烫了，每一个喉咙都喊哑了，每一双眼睛都发红了。

将军的眼睛也发红了，如两团火苗，灼灼燃烧。

到了第四天早晨，将军咆哮了，一把推开参谋长，吼道：“谁再挡住老子，老子劈了他。”然后一回身喊道：“刀来！”警卫员忙走上前，递过一把百炼钢刀，将军一把抓过，撕破喉咙地喊了一声：“是爷们儿的跟老子一块儿去爬云梯，没种的躲在后面做娘儿们，冲啊！”喊完，一把扯了上衣，提着刀一跃出了战壕，向城下冲去。

将军玩命，将军手下的那些牛犊子们更是嗷嗷直叫，跟着冲了上去。一个早晨，战斗干净利索地结束，敌人守城部队几乎全部被歼。将军一身征尘，满面灰土，挎着战刀，骑着战马，带领

着那队刚经过血与火淬炼过的部队，雄赳赳气昂昂向城里迈进。

三年了，将军又回到了自己当年驻守的地方。这儿的一草一木，甚至，每一块山石，将军都清清楚楚。

可是现在，一切都变了，如遭受劫后的地狱。

将军热泪盈眶，下了马，慢慢地走着，见了每一个人，不管是老人、妇女或孩子，将军都会弯腰点头，并致以歉意：“我们吃粮当兵，却没有保护好你们，让你们受罪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将军的眼圈微微有些发红。

就在这时候，人群中有些骚动，警卫员赶紧一步跨上前，挡在了将军面前。将军，是战神，是民族的光荣，更是敌人暗杀的对象。将军从军卫国以来，遭受敌军的暗杀不下四十多次，不过每一次都毫发无损。

将军曾开玩笑：“那些家伙，小脚娘儿们一样，只会躲在背地里下黑手。”

将军虽然没把这些放在心上，可警卫员不能不担心，时时都警惕地望着周围，稍有风吹草动就握紧了枪。

随着骚乱的人群分开，战士们簇拥着一个孩子走到将军面前。孩子有十二三岁的样子，瘦瘦的，怯怯的，一双大眼睛咕噜噜地转动着，望着将军。将军摸摸孩子的头，以质询的眼光望着战士们，严厉地问：“怎么和一个小孩子过不去？”

“报告将军，这是一个敌军部队的小兵，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就被当地百姓抓起来了。”战士报告。



“还是个孩子啊！”将军说，语音中有一种痛惜，有一种责备，然后蹲下身，微笑着问孩子，“多大年龄了？”那个孩子沉默着，仍然望着将军，可能听不懂将军的话，也可能害怕，瑟瑟地抖着，手紧紧地拢在破烂的衣服内。

将军回过头，对警卫员说：“给小家伙弄点吃的去，对，还有衣服。”

警卫员还没来得及立正回答，对面不远的楼上，响起了一声嘹亮的口哨，那个孩子仿佛接到了命令似的，突然从衣内掏出一支手枪，对着将军“砰”地就是一枪，一时众人都目瞪口呆。在小孩还想开第二枪时，警卫员眼疾手快，一脚踢翻了他，抓过一挺机枪，对着孩子就准备扫射。

“别，不要开枪。”将军捂住脖子，鲜血直淌，卫生员忙跑过来包扎。

“他还是个孩子，是受人指使的，放了他吧。”将军说，血仍在流。战士们一个个眼睛圆睁，刺刀出鞘，怎么也不愿意放掉这个小家伙。可将军说了，将军的话他们从不会不听。孩子被缴了枪，放了。

将军让人到刚才发出口哨的地方去搜查，除了几个烟蒂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这时，将军已接近昏迷。枪弹伤着了动脉，血流不止。卫生员说，快送战地医院去，晚了，就一就什么，没说，大家都清楚，甚至有人抽泣着哭了。不一会儿，来接将军的车子驶到，停下。大家抬上将军，车子“呜”的一声，风驰电掣而去。

警卫员坐在将军身边，头上热汗直流，不停地催促着司机加快速度；虽然车速已加到最高挡，可他仍怕耽误了时间。他知道，他的身后，有多少双眼睛在望着自己啊。

车子风一般卷出街道，又冲过一条马路，再插入一条土路，突然，前面一个人影一闪，拦在了路上。警卫员一看，火“腾”一下上来了。那个人，就是击伤将军的小孩。

车向前冲，小孩却不让，不停地招手。

“冲过去，救将军要紧。”警卫员咬牙切齿地说，眼睛都红了。

“不，快停。”迷迷糊糊中，将军呻吟道。

“将军，来不及了！”警卫员急得快哭了。

“那是一个孩子，一条生命！”将军嘶哑着声音喊，血又渗了出来。无奈，车子委屈屈地停下。那个孩子跑过来，爬在车门上，不停地指着前面的大桥喊：“炸弹，前面桥上有炸弹。”

就在小孩说话时，将军模糊的眼光瞥见，前面，一个鬼魅般的影子一闪。将军眼睛亮了，豹子般吼一声：“闪开！”一掌把孩子推倒，身边的大刀一闪，射了出去，在一声惨叫的同时，一声沉闷的枪声划破了上午的寂静。枪声中，将军身子一震，坐了下去，一动不动。

那个狙击手被大刀穿了个透亮。将军，也受到了那家伙临死前致命的一枪。

摔倒在地的小孩爬起来，呆了呆，猛地抱住将军号啕地哭起来。突然，远处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，在爆炸声中，将军他们即将

经过的那座大桥飞上了天空。将军在爆炸声中醒了，拍着小孩的头，断断续续地对警卫员说：“多好的孩子，要保一护一”

将军仍在笑，可那笑永远地凝固了。

1950年1月1日于北京



我常常怀念的，就是那场没有军演的战斗。许多精英惨遭敌军的猛烈炮击，纷纷倒下，需要重新站起来的，是黄红霞这样越战越勇的她的女儿。长了少白头的孙国强做起了美发师，整容师和化妆师。

这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，父母这一生最大的希望，就在于一条小路，安然，而归。

上帝有个神奇的模子

※ 朱成玉

莫太太是个遗孀，5年前，她的丈夫因公殉职，从那以后，她和女儿相依为命。可就在2个月前，这唯一的亲人也因为车祸，离她而去。

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刚刚过了20岁生日。而且在大学里品学兼优，有着无比灿烂的前程！

整个世界都黑了，黑得没有边际。她永远忘不掉，吹灭生日蜡烛的时候女儿许下的愿望，女儿说，要让妈妈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是女儿走了，把这个美好的愿望也永远掐灭了。

莫太太一夜间就衰老了，一个中年妇女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孤寡老人。

可是有一天，莫太太看到了她的“女儿”，千真万确，她们简直太像了，她永远不会忘记女儿的一颦一笑。“莫非，是女儿从天堂来看望我吗？”莫太太躺在病床上，异想天开。

那天她晕倒了，在人潮汹涌的街头，是艾迪把她送到了医院。

莫太太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的，她以为是在做梦，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“女儿”。

她喊着女儿的名字，向艾迪张开了怀抱。“我叫艾迪，”艾迪吻了吻莫太太的脸颊，把她拉回现实。莫太太无比怅惘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她知道自己又在自欺欺人。

莫太太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，精神状态也恢复了过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天看着艾迪忙前忙后地照顾她，莫太太的心头总会掠过一丝幸福的感觉，她有些依赖她了。

而艾迪呢，自从母亲过世后，也一直是孤单单的一个人。她在莫太太的身上，同样看到了母亲的影子。莫太太慈爱的眼神，每天都会在她的身上轻轻扫过。有时候，她也会撒娇一样躺在莫太太旁边睡一夜，她说，单位的宿舍冷，她不愿意回去。

“那么你的家呢？父母不惦记么？”莫太太终于推开幻想，问躺在身边的艾迪。

“他们去年出了车祸，撇下我一个人。”艾迪幽幽地说。

“哦，可怜的孩子。”莫太太轻轻吻了一下艾迪的额头，为她掖了掖被角。那天夜里，艾迪的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微笑。

艾迪说她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暂时还没有租到房子，只能在单位里住冰冷的宿舍。她说那个地方很难租到房子，她跑了好几天，也没有租到。

莫太太出院了，她把艾迪领回家。天气凉了，她看到艾迪仍然穿着很单薄的衣衫。她找些女儿的衣服给她，她给艾迪看她女

儿的照片。“真的很像呢。”艾迪在心底默默地对自己说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？

莫太太一边给艾迪收拾衣服，一边唠唠叨叨地让艾迪小心这小心那，半天才想起来，她误把艾迪当作自己的女儿了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最后，莫太太把一把钥匙递到她的手里。

“你是说，我可以住到这里来是吗？”艾迪问道。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莫太太说，“这是个很大的房子，我自己住

真的太闷了。不介意的话，就来给我做个伴儿吧。”

莫太太想，上帝一定是个神奇的模子，可以造出一模一样的人来。艾迪就是他造出来的那个人，感谢上帝，他是多么可怜我啊！

而那天夜里，艾迪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人有旦夕祸福，命运反复无常，不可捉摸，但是即使你失去了你最亲的亲人，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，因为你曾经的幸福和快乐，上帝会在人世间另外的地方为你做一个备份，只要你勇敢、坚持不懈地去寻找……”

“欢迎你回来，”第二天，莫太太向回家的艾迪张开双臂，“我的孩子，你是好心的上帝用他的模子，为我复制出来的幸福。”

“你也是！”艾迪哭泣着扑向莫太太的怀抱，轻轻地唤了一声，“妈妈！”



尊严的重量

※ 徐树建

这是 1944 年的 8 月，德国人占领下的一座法国城市，一名叫霍夫曼的德国少校正在一家咖啡馆里悠闲地享受着，脑后忽然被顶上一件冰凉的东西，随即有人大声命令道：“你被俘了，霍夫曼少校，举起你的手来！”

霍夫曼大吃一惊，只得举起双手，一任挎在腰间的手枪被抽走，等转头一看顿时又气又羞，原来刚才顶着自个的并不是枪，仅仅是一柄铲子，而俘虏他的人竟是贝尔蒂，他的房东。

帝国军队占领巴黎后，霍夫曼就住在贝尔蒂家，作为一名纯种的日耳曼人，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贝尔蒂一家，可他并不像别的德国军人那样飞扬跋扈、胡作非为，不，那不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军人的做派。所以他对贝尔蒂一家还算客气，不过那更是一种骨子里的轻蔑。

此刻望着霍夫曼疑惑不解的样子，贝尔蒂挺直胸膛得意地说：“我们起义了，全城都解放了，现在我要把你押送到战俘营里。听

EDITION THREE

我的命令，走！”

于是霍夫曼不得不在前面走，贝尔蒂举着缴获来的手枪在后面押着。等走到大街上一看，只见人来人往的，全是喜气洋洋的法国人，不时有举着双手垂头丧气的德国军人被押送着走过，原来全城真的改天换地了。霍夫曼不禁长叹一声，都怪愚蠢的上司留下的兵力太少了，可他仍然朝着那些德国军人大叫道：“抬起你的头来，不再像条丧家犬似的好不好？”

这时迎面过来一人，贝尔蒂一看，认识，是自个的邻居迈尔，只见迈尔双眼赤红，冲上前对着霍夫曼就是一口黏痰，骂道：“德国佬、魔鬼，你也会有今天！”

霍夫曼却不动声色，先是掏出雪白的手帕仔细擦去脸上的痰迹，然后傲慢地说：“先生，你太没有风度了，作为一名有尊严的帝国军人，虽然我们暂时失败了，可我仍然鄙视你！”

迈尔听了暴跳如雷，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殴打，更有几个围观的人大叫起来：“扒了他的衣裳，用石块砸死这个德国佬！”

贝尔蒂死命拉住迈尔，又对众人说：“大伙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可现在他是一个俘虏，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，还是让法律来审判他吧。”

霍夫曼听了对贝尔蒂微微弯腰，说：“谢谢！”

贝尔蒂严词呵斥道：“收起你的那一套吧，一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，有何风度、尊严可言？”

霍夫曼被关进了战俘营里，贝尔蒂同大伙正高兴，谁知刚过



去几个小时，这座城市就又被疾驰增援的德国军人重新占领了，然后大伙像猪羊一样全被赶到广场上。

霍夫曼和其他俘虏自然得到了解救，他们趾高气扬地走到大伙面前，挨个指认几个小时前俘虏他们的人。只要他们一指认出谁，那人就会被两个全副武装的德国军人粗暴地强拉出来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随着尖利的枪响，那人就会脑袋开花倒在血泊中。一时间大伙心惊肉跳，生怕被指认出来，胆小的妇女儿童更是双手捂脸，无声饮泣。

一会儿轮到霍夫曼指认了，他高昂着头颅，皮靴甩得老高地在大伙面前走过，一双狼似的眼睛从一张张惊惶失措的脸上利刃似的扫过。没有人能忍受得了他的目光，不得不低下头，只有一双眼睛避也不避，那人正是贝尔蒂。

霍夫曼慢慢走到贝尔蒂面前，现场气氛顿时像冰窖一样，他这是要置贝尔蒂于死地吗？

只见霍夫曼盯着贝尔蒂，轻声说：“你曾维护了我的尊严，现在，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。”说着径直走过贝尔蒂的面前。

贝尔蒂得救了，虽然他不怕死，但活着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，他从心底里暗暗感谢霍夫曼。就在这时听到霍夫曼锐声叫了起来：“俘虏我的人就是他，给我毙了他！”

随着一声惊恐的叫声，早有两个如狼似虎的德国军人冲过去，一把揪出一个人来。贝尔蒂惊讶极了，俘虏霍夫曼的明明是自己，他为什么要说假话？再一看，明白了，霍夫曼指认的人正是迈尔，